

古籍

周少川 著

目次



周少川 著

古籍目录学

刘家和先生指正

学生：周少川

九二·三·二十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内 容 提 要

作为古籍专科学目录学,本书是第一部。比之其它目录学专著,它的特点是系统总结了古籍目录学的发展规律,既评说了各朝各代古籍目录工作的成就和缺欠,又全面介绍了近现代产生的各种古籍目录和索引。其中许多观点不乏新见,尤其是近现代部分,乃是前人没有作过的工作。文笔流畅,分析透彻,适于广大文科大专师生、古代文史研究工作者阅读。

古 籍 目 录 学

周少川 著

责任编辑 陈协聚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粮食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8 印张 201 千字

1996 年元月第 1 版 1996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册

ISBN7—5348—1432—4/K·511 定价:15.00 元

《古籍目录学》序

刘 乃 和

目录学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是个基础学科，读文史、文献和进行古籍整理与研究，应研读这门学问。可以说它是该书的向导，治学的门径，学习了目录学，无异于打开了一座文化宝库。历代学者多重视之，清代学者尤其如此。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无不得力于目录学，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一书中就曾多次谈到目录学的重要，他在该书第一卷第一条就指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就是说，必须从目录学中才能找到读书的门径。他这话时常被人引用，已为人所熟知。卷二中，他又引当时学者金榜的话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有了眉目，即有了头绪，有了条理，才有进入门户的条件。在卷七中，他更强调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乱读则必然会事倍功半。有些学者虽不一定曾明确说过类似的话，但从他们治学之路来看，也都是掌握熟悉目录学的。

现代目录学专家余嘉锡师的学术成就，就是得自目录学，他在《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说：“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他曾对史学大师陈垣师说他的学问“是从《书目答问》入手”，这话记载在陈垣师为他的《论学杂著》所写的序文中。陈垣师自己也是非常重视目录学的学习，他上课时经常教导我们说，读目录学

走入治学之道，是个捷径。他自己从青少年起就是由目录学打开了自己对书籍的视野，走入史学专业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论文专著，总是引据宏富，左右逢源，能得出精确的结论。

这些学者的话，主要是自己的经验之谈，是来自他们的治学实践，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因此很值得重视。

我国治目录之学，在学术史上是基础深厚的，有传统，有发展。自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七略》问世，二千年来，历代相承，从未间断。各种目录、提要、索引，层出不穷，专门论述目录学的专著，也逐渐增多，但是对专科目录学的阐述，尚是有待于各个学科的目录学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

周少川同志这部《古籍目录学》，是一部专论古籍的专科目录学。它是普通目录学的一个分支，是在古典目录学研究的基础上，为配合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而撰写的。书中包括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应用方法三部分内容。此书特点很多，主要是比以前类似的著作，提出了作者的新见解，增加了新内容。

首先，作者注意了理论与实践结合，注意在古籍整理和研究中的应用性，凡是为古籍而作的书目索引，不论是古代的还是近现代的书目、索引，都包括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这是本书较为突出的特点。包括近现代不但丰富了研究内容，且也可看出作者的眼光和他对近现代目录学的重视。

其次，这部书对本学科做了理论的阐述和体系的建立。这是他首次提出的，因此填补了前人著作的不足和缺憾。

再者，他在分析评价古代重要书目时，能深入论证，或者考辨前人之说，或者补充自己见解，又能在论述各代目录学史时，分析其书目产生的时代背景，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更加强了深度。

又如，他在书中特别注重应用性，在介绍古代书目时，不但使读者对书目能了解、认识，且又引导读者能够利用。

此外，他首次按书目的外部形式和组织特征，提出目录体裁的

新观点；并对古籍目录学的发展，提出不少中肯的设想和建议，对今后研究目录之学，都可作为借鉴。

我与少川同志交往已十几年，年年看他成长进步。他聪颖过人，才思敏捷，读书刻苦，勤于写作。在本科学习期间，即已注意文献目录，读研究生时，更颇致力于目录学的钻研，已崭露头角。毕业后，每年都有文章发表，担任课程，认真负责，教学效果良好，近年更有突飞猛进之势。回忆起与他能仁灯下夜读（我当时住能仁寺胡同），四合共同探讨（我曾在师大住过“四合院”楼），每有所得，辄心领神会，彼此探索，至今令人难忘。

这部《古籍目录学》，是他在教学讲义基础上经过删改增补而成。内容较丰富，征引亦翔实，能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继承，有创新，可以说此书具有理论性、知识性和实用性。

除了有关目录学的论文外，他还写了其他方面的史学论文，都有一定水平。从他学术进展上，也正可看到目录学在他科学研究上所起的作用。

少川同志风华正茂，前途无限，相信他会不断有更新更大的成就。

1993年12月

目 录

《古籍目录学》序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目录的起源与目录学的形成	(1)
一、目录的起源	(1)
二、目录书的产生	(3)
三、目录学的形成	(6)
四、目录学能否称为专学	(7)
第二节 古籍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9)
第二章 古代目录的体制	(14)
第一节 古代目录的内容结构	(14)
一、名目	(14)
二、序	(17)
三、解题	(20)
四、附注	(24)
第二节 古代目录的体裁	(26)
一、由不同的内容结构形成不同的体裁	(27)
(一)登记目录	(27)
(二)类序书目	(28)
(三)解题目录	(30)
二、利用其它文体形成的目录书	(32)
(一)题跋集目录	(32)
(二)读书记目录	(33)

第三节 古籍书分类法的演变	(35)
一、古籍分类的起源	(35)
二、古籍分类目录的产生及演变	(37)
(一)古籍分类的“六分法”	(37)
(二)“四部”分类法的诞生	(41)
(三)“四分”、“五分”、“七分”三法并行	(43)
(四)“四部”分类法的主导地位	(45)
三、古籍目录中的小类和子目	(56)
四、古籍分类的现状	(69)
第四节 古代目录的类型	(75)
一、按书目的编制目的和社会功用区分	(77)
(一)国家书目	(78)
(二)史志目录	(79)
(三)私家目录	(84)
二、按书目的收录内容区分	(89)
(一)综合目录	(89)
(二)专科学目	(89)
(三)地方目录	(98)
(四)特种目录	(99)
第三章 古籍目录学发展史	(102)
第一节 汉代	(103)
一、西汉的典籍聚集与整理	(103)
二、刘向父子的校书	(105)
三、《别录》与《七略》	(107)
(一)两书的流传	(108)
(二)两书成书的先后	(108)
(三)《别录》与《七略别录》	(109)
(四)《别录》、《七略》的意义	(111)

四、东汉的典籍聚求与整理	(111)
五、班固《汉书·艺文志》	(112)
(一)《汉书·艺文志》的编撰	(112)
(二)《汉书·艺文志》的体例	(114)
(三)《汉志》对《七略》的改造	(116)
(四)《汉志》的意义	(118)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	(119)
一、国家书目的编制	(120)
(一)三国时期的国家书目	(120)
(二)两晋的国家书目	(121)
(三)南北朝的国家书目	(123)
二、私家目录的编制	(126)
(一)王俭与《七志》	(126)
(二)阮孝绪与《七录》	(127)
(三)刘昶与《古今四部书目》	(129)
三、魏晋南北朝目录事业的特点	(130)
第三节 隋唐五代	(132)
一、隋唐之际的图书搜集与整理	(132)
二、隋唐之际的国家书目	(135)
三、《隋书·经籍志》	(137)
(一)《隋志》的编者及材料来源	(138)
(二)《隋志》的编写特点	(139)
(三)《隋志》的学术贡献	(140)
(四)后世对《隋志》的研究	(140)
四、私家目录的编撰	(141)
许善心《七林》	(141)
毋煚《古今书录》	(142)
吴兢《西斋书目》	(142)

第四节 宋元	(143)
一、宋元对图书的收集和整理	(143)
二、《崇文总目》及《中兴馆阁录》	(146)
三、宋元间的史志目录	(148)
(一)《新唐书·艺文志》与《宋史·艺文志》	(148)
(二)《通志·艺文略》与《文献通考·经籍考》	(150)
四、私家目录的迭兴	(152)
(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153)
(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154)
(三)尤袤《遂初堂书目》	(155)
五、郑樵对目录学的研究	(155)
第五节 明清	(157)
一、《文渊阁书目》和《新定内阁藏书目录》	(157)
二、《四库全书总目》	(159)
(一)《总目》的编撰、刊行	(160)
(二)《总目》的体例	(161)
(三)《总目》的学术价值	(161)
(四)与《总目》有关的著述	(162)
三、《书目答问》	(163)
(一)关于《书目答问》的作者	(163)
(二)《书目答问》的体例及其贡献	(164)
(三)对《书目答问》的补订	(165)
四、明清私藏目录概况	(165)
(一)明代私藏目录概况	(166)
(二)清代私藏目录概况	(167)
五、章学诚的目录学研究	(171)
第六节 近现代	(173)

一、古籍目录编制的进展	(174)
二、古籍索引的兴起	(177)
(一) 字词名索引	(179)
(二) 专名索引	(180)
(三) 书目篇目索引	(180)
第四章 近现代古籍目录、索引举要	(182)
第一节 综合性古籍目录、索引	(182)
第二节 专用性古籍目录、索引	(188)
第五章 古籍目录学的实践与运用	(195)
第一节 了解古籍的各种状况	(195)
一、掌握历代典籍的发展轨迹	(195)
二、掌握现存古籍的状况	(196)
三、掌握对古籍的简单著录	(199)
第二节 认识古籍的版本	(202)
一、古籍的外形结构与版式	(203)
二、版本的名称	(205)
三、通过古籍目录鉴别版本	(207)
第三节 为考辨古籍提供线索	(211)
一、利用古籍目录辨古书的真伪	(212)
二、利用古籍目录考古书的分合	(213)
三、利用古籍目录定古书的性质	(214)
四、利用古籍目录追踪散佚古书	(214)
五、利用古籍目录考书名同异	(215)
第四节 指示治学与研究门径	(216)
第五节 古籍目录学的总结、改造和发展	(219)
附录	(227)
主要参考书目	(240)
后记	(242)

第一章 导 论

中国的古籍以“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而著称,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中,创造积累的各种知识体系的结晶,浩瀚的古籍代表了中华古代文明的精神成果,而记载这些典籍的状况与传统,则在很大程度上倚靠了古籍目录。

古籍目录学是以目录学原理为指导,研究古籍目录及其发展史的专科学目学,它是整理研究古籍的基础知识,是古籍整理基本理论的组成部分。

本章主要解决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分析古籍目录学的渊源,介绍这门学科研究的对象、范围。

第一节 目录的起源与目录学的形成

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的产生渊源与形成过程。了解学科的产生渊源与形成过程对认识这一学科的研究目的及其知识范畴有重要的作用。目录学是在积累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历史文献和典籍以后产生的。

一、目录的起源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商代的文字是甲骨文,这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文字,已发表的甲骨文字,约有4500余个。由于科学程度的落后及对自然界诸多现象的迷惑,殷人依靠占卜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并把占卜的事情和

结果,用文字记录,刻在甲骨上,这便是今天所见的甲骨卜辞。根据近几十年来对河南安阳小屯村甲骨的发掘与研究,可以看到,甲骨上所刻的卜辞内容相当广泛,诸如对自然现象、生产状况、社会人事等等,都有所记载;另外,每一个窖穴中的甲骨卜辞,都有一定的年代,这些甲骨的收藏,也有一定的顺序、记号和编排。虽然,当时还谈不上有一定数量的文献与典籍的积累,对于甲骨排列的方法也谈不上是著录文献的简单目录,但是它们与后来目录的起源是有密切联系的。

我国古代目录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发展,学术思想也空前活跃,昔日“学在官府”的限制被逐渐打破,诸子百家学派各自著书立说,大力宣传自己学派的学说和思想,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以金石、简牍为载体的文献资料大大增加。为了按照一定的思想目的保存当时的文献典籍,孔子开始了他的文献整理工作,他修《春秋》,删《诗》、《书》,订《礼》、《乐》,纂《易经》,在这些整理过程中,他采取了一些目录方法,例如对六经篇目的编次,对《诗经》风、雅、颂的分类,对《书经》、《诗经》的内容、背景“为之作序”、“言其作意”(《汉书·艺文志序》)等等。

孔子及其学生整理图书,为《诗》、《书》等经典作序,起到内容提要的作用,这种方法,影响了诸子百家,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以自序的形式,来宣传和介绍自己的著述内容,这些工作,都是目录事业的雏形。

六经中,《易经》的《序卦》编次汇总了六十四卦的卦名,是说明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和内在联系的目录,有的学者认为,古代一书目录的出现,就是从它开始的(清·卢文弨《钟山札记》卷四、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七,《目录学源流考》)。此外,如《吕氏春秋》中的《序意》,《淮南子》中的《要略》,西汉前期司马迁《史记》的《太史公自序》等,都具有一书目录的性质。当然,这种一书目录只是我国古代目录的雏形,其性质与内容是和当今图书正文之前的目录完全

不同的。

二、目录书的产生

阐述我国古代目录书籍的产生之前，必须先弄清楚“目录”名称的由来。

“目”的本义是人的眼睛。甲骨文中是 (刘鹗《铁云藏龟》16页),  (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卷四, 32页),  (董作宾《小屯殷墟文字甲编》215页)等,都以象形造字,画的是人的眼睛。金文也有目字,“弟目父癸爵”上有铭文 (容庚《金文编》183页),也是人眼之状,外框内珠。久而久之演化为楷书“目”。《管子·宙合》曰:“目司视。”《礼记·郊特牲》曰:“目,气之清明者也。”古人认为“目”管视觉,是清明之物,于是“目”含有清楚、明瞭这么一层意义。后来它的含义有了发展。《论语·颜渊》说:“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其中“请问其目”,就是要求得到关于“仁”更清楚、更明瞭的纲领、要点,来了解“仁”的具体内容。这里的“目”,便有了“条目”、“细目”的意义。把这种意义用在篇名和书名上,就叫“篇目”、“书目”。一书之中有若干篇章,列出具体的条目,就是篇目;一批藏书中有若干部书,列出具体的条目,就是书目。如《汉书·刘向传》曰:“校中秘书,各有条目。”《汉书·艺文志》曰:“向辄条其篇目。”这里的“目”指的就是篇目和书目。

“录”字在甲骨文中作 (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卷六十一),在金文中作“𣎵”(容庚《金文编》396页荝伯簋)。《说文解字》金部曰:“录,金色也。”录部曰:“录,刻木录录也。”章炳麟在《小学答问》中解释说:“录,金色。凡若记录者,借为‘刻木录录’之录,古者书契,本刻木为之。”古代刻木记事,而刻木要用刀,因而后来转用带金字旁的“录”字来表达记载含义。《公羊传》成公十年曰:“此何以书,录伯姬也。”便有记录的意思。“录”还有详备之义。《广雅·

释诂》曰：“**錄**·具也。”王念孙《广雅疏证》曰：“**錄**者，记之具也。”《公羊传》隐公十年曰，“《春秋》录内而略外。”录有详记之义。“录”字含有“书录”的意义，开始于汉武帝杨仆整理而成的目录书《兵录》。到了汉成帝河平年间，刘向整理图书时，“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由于他录的内容是撮取某书或某篇章的旨意，所以录就成为对某书或某篇章旨意、要点的说明。

目录是目与录的合称，将书的书名、篇名与说明合在一起就是目录。把“目”、“录”二字联系起来的，是西汉成帝时奉命整理图书的刘向、刘歆父子。刘向的《别录》中有“《列子目录》”（见《文选》，王康琚《反招隐诗》，李善注引），刘歆的《七略》中说：“《尚书》有青丝编目录。”（见《文选》任彦升《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汉书·叙传》也记载：“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这些都是刘向父子始称“目录”的例证。

我国古代第一部目录书产生于西汉汉武帝时期，《汉书·艺文志》的《兵书略》说：“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武帝时，军政杨仆摭遗逸，纪奏《兵录》。”这是一部服务于当时军事需要的，专门著录兵书的专科目录。由于这部目录早已散佚，如今再无其它材料可以深入了解它的基本情况。根据现有的资料，对图书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整理并编制群书目录的工作，仍应以刘向等人的校书编目活动为最早。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 26 年），刘向奉旨校勘各类图书，他每校完一书之后，就整理出这部书的篇目，再写一段说明整理经过、书的作者、书的内容、价值等情况的叙录。例如流传至今的《列子目录》曰：

《列子》八卷

天瑞第一，黄帝第二，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汤问第五，力命第六，杨朱第七，说符第八

右新书定著八篇。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讎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参书二篇，内外书共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中书有栈，校讎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术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持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惟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司马迁不为列传。谨第录，臣向昧死上。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列子》书录。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引自《师石山房丛书》，开明书店，1936年）。

这段介绍文字前半部分是我们所说的“目”，即篇目；后半部分是我们所说的“录”。合起来就是完整的一书目录了。刘向整理群书时，每书都有目录，最后，他又将各书的目录合起来，成为一部介绍群书的目录著作，称为《别录》，这是一部群书目录。群书目录不但有各书书目，还包括各书的叙录，有的还有各书的篇目，它比一书目录的功用要大得多，它是目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刘向经过20年左右的辛勤工作，创立了一整套编制群书目录的程序，校勘了大量书籍，撰写了许多叙录，并将各篇叙录集成成了综合性群书目录《别录》，在这项工作即将完成时去世。他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在《别录》的基础上，以较快的速度撰成了一部更为正规的群书分类目录《七略》。这两部目录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可惜原书久佚，目前仅有清人的辑本。所幸的是，东汉班固把《七略》改写成《艺文志》，列入《汉书》，使我们可以看见《七略》的大致

体例与规模。《汉书·艺文志》便是现存最早的综合性群书目录。

如上所述,《兵录》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目录,《别录》是综合性群书目录的开创著作,《七略》是第一部群书分类目录,《汉书·艺文志》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群书目录。这些目录著作作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形成,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我国古代目录学正是伴随着这几部著名的群书目录而兴起的,因为它们的作者在目录工作中,并不局限于登录图书、编制书目,而是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从刘向《别录》残存的几篇书录及《汉书·艺文志》的内容来看,刘向父子用广搜异本,校讎异同来确立定本,勘定篇次;以分类立目来分析和辨明学术流派;以撰写书录来详论书籍,表达学术观点,指导读书门径。这套编制目录的程序,为后代许多目录学家所仿效,成为古代目录事业的优良传统,对目录学的形成,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目录学的形成

魏晋时期,随着书籍的增多,目录事业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根据史书记载,三国、西晋时期,都有类似刘向整理书籍的校书活动,并且编制了目录。南北朝时,目录书在典籍中已成为独立的部类,阮孝绪编《七录》时,已将目录书列为专项,附于“簿录部”之下,收书30部,214卷。到了《旧唐书·经籍志》,则以“目录类”列于史部,收录了大批的目录著作。目录书的增多,目录方法的进步,促使古代许多目录学家对目录活动的实践经验进行思维加工,形成了一批单篇的目录学理论文献,例如《汉书·艺文志》各序,《七录序》、《隋书·经籍志》各序,《古今书目序》,以及《众经目录序》、《出三藏记集序》、《开元释教录》卷一及类序、牛弘的《请开献书之路表》等等。这些目录学理论文献论述了目录的功用,提出了群书目录概念与实质的认识,以及目录对书籍整序控制的思想,初步探讨了目录活动的某些规律,分析了类例沿革,比较了类目设立的得